

不变的年味

寒风掠过窗棂,捎来一缕缕若有若无的香气。那是摆放在客厅里的蜡梅花,飘曳出的淡淡清香。阳台上晾晒的腊肉香肠的浓郁,更是刻在心底深处,穿越岁月尘埃依然鲜活的年味。

时光荏苒,城市换了模样,生活添了新章。唯有这年味,如同街道两旁一串串新挂的红灯笼,在这辞旧迎新的日子里,早早地传递着春天的气息,温暖着人心。

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年味。就我们这代人来说,让人牵肠挂肚的年味,就是贴春联,放鞭炮,挂红灯笼,穿新衣服,吃团年饭,发压岁钱……而让我记忆犹新的,则是发压岁钱了。

我家早年十分贫穷,穷得令人难以置信。日子虽然很清苦,压岁钱却从来没有停过。这好似春节不可或缺的仪式,更是长辈们代代相传、永不冷却的情感传递。

又到除夕。吃过团年饭,父母便把我们几兄妹喊到一起,往每个人手里塞上一个用红纸精心包裹的红包,这便是压岁钱了。

操作这仪式的,多半是母亲,她亲切、随和,庄重而肃穆,很有仪式感。给压岁钱时,两位老人的眼里沉淀着难以言喻的慈祥 and 期许。红包虽小,拿在手上却沉甸甸的。指尖触到那还带着体温的纸币,心里顿时升腾起一种热乎乎的感觉。

发过压岁钱,父母分别都会说几句祝福和叮嘱的话。除夕之夜,便多了几分特别的精彩。

好几次,父亲都煞有介事地考我们:什么是压岁钱?为什么要发压岁钱?我们都摇摇头,没有一个能回答得上来。

后来,听得多了,加之我们也慢慢地长大成人,才知道,压岁钱原本是应该叫“压祟钱”的。所谓“祟”,就是那些肮脏、龌龊、邪恶、鬼祟的东西,把它们统统“压”住,方能辟邪驱鬼、少灾少难、来年平安。现在想来,这“戏说”的背后,蕴藏了长辈们多少亲切的爱意和祝福啊!

时光,在一贫如洗的日子里不断地交替往复。在我的记忆中,穷归穷,每到过年,父母的压岁钱照例都会发的。有时5分,有时1角、2角,给1块钱的时候少之又少。为此,母亲经常感叹,手长衣袖短,莫得法呀。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除夕之夜,一家人围圈吞枣地吃完团年饭,父母神色黯淡地把我们叫到一起,欲言又止。母

亲说,你就给几个娃儿说一说嘛。各人屋头,还有啥子不好意思的?

父亲似乎很为难,搓了搓手,一边摸着妹妹的头,一边故作轻松地说道,大毛儿小毛儿——他喊着哥哥和我的小名,这一段时间,我也没有找到啥子活路,手头拿不出钱。所以,今年的压岁钱要给,不过,要缓一缓了……来来来,我给你们看样东西。说毕,将两三张用毛笔字写的红纸条,分别递到我们手上。

我急急忙忙展开一看,写着:小毛儿压岁钱八角。正月十五前补发……想必,我们领到的,都是同样的内容。这,就是今年的压岁钱了。

我们有些不解,也有几分浅浅的不快与失落。

嘿嘿!父亲低下头,难为情地笑了笑。

还好意思笑!母亲对着父亲嘟囔了一句。转过身去,重重地抹了一把眼泪。

时光有限,恩爱无限。随着时代的进步,祖国的崛起,同大多数家庭一样,我们也渐渐富庶起来。知足的惬意,疏朗的笑容,一直定格在父母沧桑的脸上,我们也一次次地感受到了国富民强的舒心与快乐。

斗转星移,花开花落。渐渐地,我们几兄妹都参加了工作,又有了各自的小家庭。同时,恩爱相传,也早在给自己的孩子发压岁钱了。

可是,直到父母都年逾七八十岁时,每到除夕,两位老人仍给我们发压岁钱。数字也由原来的5分、1角,变成了66、88、168……而且,父母也与时俱进的,事先不光换了新钱,还体体面面地装进精美的红包里。执行这使命的,依然是母亲,依然一样的庄重和肃穆。

我们理解父母的心意,但也义正词严地“抵制”过:父亲原来不是说,压岁钱只发到16岁、最多18岁吗?我们现在多大岁数了,还在接受二老的压岁钱?

每当这时,母亲总会用一成不变的话将我们怼回去:你们再大,在我们眼中都是娃儿。是娃儿,就该发压岁钱!

这时,我们似乎才真正明白:压岁钱,早已超越了金钱的范畴,成为亲情与祝福的永恒象征。

而今,两位老人早已作古。他们年复一年发压岁钱的情景,却活生生地定格在我们的脑海里,成为我们记忆库中最亮丽的风景。带着体温的压岁钱,永远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和难忘的财富。



新年快乐

春节,流彩的时光

□川泉

时光绽放 春节流彩
孩子们穿着新衣在街巷里奔跑
小脸蛋上的红音符洒落地上
老人皱着笑脸开出幸福的花朵
一瓣一瓣的往事随风飘散
父亲的毛笔头书写着春天的对联
红红的喜庆被墨影点燃
红红的灯笼在柔美的风中
摆出流彩的舞姿
红红的中国结编织着节日的梦彩
我们走进母亲剪贴的“窗花”世界
红红的中国年
在招福纳祥的喜悦中盛世祥和

厨房炊烟缭绕
母亲忙碌着团年饭
一道道传统佳肴飘出腊香味
在春天里弥漫
春节的大厅五光十色
团年桌上摆满一年丰盛的成绩
酒杯里斟着满满的笑声
畅饮幸福的团圆

除夕的钟声响了
烟花在空中撒开吉祥

为银蛇送行 迎金马上路
正月初一
母亲把甜蜜包进汤圆
父亲把心愿装进红包
祝福的声音在心底铺展

春天来了
浅浅的绿爬上心头
庄稼人开始播种心里话
打算在秋天的枝头结满金黄
制造工人搬出技术的重量
准备在马年大干一场
科技工作者把心思打包在马背上
准备奔向更高的山峰
建筑设计师仰望新年的大厦
准备把城市建设得更加美丽如画

春天来了
思想的火花在艺术家的心中燃放
作家将春天的文字素材打包
酝酿着流彩的文章在新年发表
诗人在春天灵感绽放
准备写下一行行新年的华章
画家打开新年的颜料盒
一幅万马奔腾的画卷在思绪中奔跑

年味·绽放的热闹

□陈和丽

“春风送喜来,紫荆花已开,二月大地春雷,锣鼓敲起来……”每当超市里、大街上响起这首欢快喜庆的旋律时,我就嗅到了年味。

小时候,我盼望冬天里的第一场大雪,因为雪至,年将至。我也盼望母亲不再忙忙碌碌,而是安静地坐在火炉边纳鞋底,猫在旁边打着呼噜。我更盼望母亲量了糯米,和隔壁伯母婶子相约着打糍粑、做甜酒。我最盼望的是跟着父母拿了大大的蛇皮袋子去“赶场”,提回满满一袋子的年货。我盼望这些,因为里面都藏着“年”的味道。

现在,冬天的雪已不常见,我也成了“小孩盼过年,大人盼插田”中的大人,年的味道远了吗?淡了吗?其实并没有。

进入农历十二月,勤劳的主妇们开始忙碌,各种腊味做起来。家家门口挂了鼓鼓囊囊成串的香肠,灶房梁上垂着一块块油亮喷香的腊肉,簸箕里晒着金黄透亮的腊鱼块。阳光好的日子,这些腊味散发着诱人的色彩和香味,惹得猫狗连咽口水,惹得路人侧目频回头。

过了腊八,年味渐浓。超市里的年货多起来,各种糖果挤挤挨挨地霸占各大摊位。平日里老贵的水果,车厘子、草莓、榴莲也开始打价格战,走起了亲民路线。水果店在门前攻城略地,搭着棚子,摆上成箱的、成片的、成堆的各色水果,恨不得勾住每一个过路人的眼睛。服装店门前竖起拱门,店里撒着彩纸,年底清仓搞起来。

街上的人,慢慢地多了。工作日子里,原本清冷的步行街,冒出了许多的年轻人,他们端着奶茶,提着小吃,悠闲地在街上穿梭,惬意地晒着太阳。他们从全国各地的大城市回来,给家乡的小城注入新鲜、蓬勃的活力,使岁月静好的小城像被打了鸡血般,陡然兴奋起来。

在农村,不时有车子在各家门口停下,大大的行李箱骨碌碌地滚过水泥地面,高跟鞋喀嗒着进了屋。阳光明媚的天气,地坪里坐着衣着光鲜亮丽的年轻人,他们玩手机,用手提电脑,间或同父母聊聊天。守着村口闲扯的老人们,有了全新的话题,眉飞色舞,神情生动。最高兴的是媒婆,串东家过西家,忙得脚不沾地。猫狗都比平时兴奋,追鸡撵鸭,不亦乐乎。整个村子里都冒着新鲜的热闹。

小年之后,外地牌照的车子如流水般涌进来,街上被堵得水泄不通。餐馆里,厨师忙着挥刀舞勺,亲友聚,同事聚,同学聚,各种聚会轮流进行,人们在觥筹交错中感叹一年匆匆过,感叹时光不留情,感叹青丝渐少白发丛生。一杯敬过往,一杯敬余生,一杯又一杯,不醉不归。金店里,销售员忙得喜笑颜开。辛勤一年的女人们要奖励自己一个大金镯子,喜结良缘的新人们要买四件套,孝顺的儿女们要给母亲买金项链。一年辛辛苦苦地赚钱,就是为了此刻的欢欣与豪掷。

年越来越近了,家里要大扫除,被褥要全部洗干净,窗花春联要贴起来,各种寓意美好的花花草草都要搬回家。冰箱里装满新鲜蔬菜,柜里塞进各种零食,水果成箱地垒成墙。临近过年的每一天都在忙,热热闹闹地忙,喜气洋洋地忙,忙得腰酸背痛腿抽筋,心里却畅快。

“三十夜的火,元宵节的灯”,除夕夜,火要烧得旺旺的。一家人围着火炉或电炉,聊着天,说着闲话,看着春晚。街上的灯光溢彩,乡村的火暖身暖心。厨房里,母亲们准备新年的菜肴,电视里,“我们一起包饺砸”照常引起欢笑。

午夜十二点整,第一束烟花升上天空,随后,乡村被震耳欲聋的鞭炮声覆盖。墨黑的天空霎时变得五彩斑斓,大人们仰头看,小孩子拍手蹦跳,连空气都在欢乐地震颤。

积聚了整整一个月的热闹,在此刻达到了巅峰。随着烟花在空中绽放,“年”的味道,经久不散。

儿时『过年』

□ 淮继

小时候,最盼的是过年。

那时候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然而到了年关,便再也按捺不住了。腊月二十几开始,村庄的家家户户都在忙着推磨、准备年货。我们这些小家伙,心早就野了,盼的是何时能打打牙祭,能拿到那几分、一毛压岁钱。在文化生活贫乏的年代里,农家娃盼望着过年好耍,闹热闹!

那时,每年春节期间,在我的家乡乡镇,当地领导都要组织机关单位、学校和各生产大队的爱好文化活动之人,或开展篮球比赛,或举行文艺演出,或耍狮子、舞龙灯、烧火龙、放孔明灯、燃放烟火架等传统民俗活动。

正月初一,早上吃罢汤圆,人们就像赶集一样,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场镇、学校操场,观看精彩的篮球比赛。一般上午打两场,下午打两场。获胜的每名队员,得到的奖品是一包“重庆”牌香烟。大家只图欢乐一下,没有人斤斤计较。

正月初二和初三的晚上,场镇上有文娱节目演出。节目由公社统筹,文娱宣传队或由公社统一组建,或由各大队分别组建。排练节目没有补助,均由所在生产队评工记分。演出的节目,都是配合当时的形势,尽管“土”得掉牙,人们还是看得津津有味。碰到间或有一两个精彩节目,观众还要大声喝彩:“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最闹热的是正月十五闹元宵,家乡场镇“烧火龙”。天色一暗,大街小巷便聚满了人,黑压压的一片。蓦地,一阵急雨似的锣鼓声传来,心也跟着蹦到了嗓子眼。只见一队赤着上身的汉子,古铜色的皮肤在火把映照下闪着油亮的光,他们舞着一条竹篾扎成、糊满彩纸的长龙,在人群中穿梭、腾挪。那龙起初是静的,像害羞似的,等到那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乡人们将熔化的铁水奋力朝夜空一舀,再用木板猛地一击!刹那那铁水灼背的悍勇;烟花满地泼洒下来!

“哇——”人群爆发出震天的喝彩。那龙便在全色的暴雨中,真正地“活”了过来,翻滚、冲刺、盘旋,勇敢地迎向每一簇灼人的火焰。铁水溅在汉子的脊背上,“吡啦”一声,腾起一缕青烟,他们却全然不在意,舞得越发狂放,吼声越发粗犷。烧火龙的热浪一浪高过一浪,空气里弥漫着烟火味、尘土味,一种蓬勃的生命力,就这样冲散了冬日的严寒与静寂。

当狂欢将散未散之时,我的父亲,一个平日里沉默寡言、双手沾着泥土的男人,像变戏法似的,拿出忙碌了许久的作品——一盏孔明灯。灯是用旧竹篾削成的骨架,糊上柔韧的皮纸。他做这些时,神情专注,昏黄的油灯将他低头劳作的身影,放大到斑驳的篾壁上,像一个庄严的仪式。他不许我们插手,只让我们静静地看着。他将一小块浸透油脂的棉絮,敷在灯下的细铁丝上,然后站起身,示意我们帮他扶着灯罩。

空旷的院坝里,万籁俱寂,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吠,更衬得村庄寂静无边。父亲划亮火柴,那一点橘红的光,照亮了他深邃的眼角和微微颤抖的手,他将火苗引向那油棉。起初,灯罩只是懒懒地动着,慢慢地,它被热气充盈起来,变得饱满、轻盈,像一个逐渐苏醒的、透明的洋娃娃。父亲的手缓缓松开,他的目光,我的目光,全家人的目光,都系在那缓缓上升的灯上。

孔明灯升起来了,起初有些犹豫,旋即变得坚定。穿过光秃的核桃树丫,越过低矮的屋檐,朝着那墨蓝的夜空,稳稳地飞去。越来越小,越来越亮,最终化作天上的一颗星,一颗缓缓游动的、温暖的星。我们长久地仰望着,欢呼声和笑声打破了村庄的寂静。那灯带走的,仿佛是一年的重负,又仿佛是我们无法言说的期盼。

父亲就那样站着,直到那光点融入繁星,再也无法辨认,他才极轻地、几乎听不见地,吁出一口气。

许多年过去了,如今的年,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可那份从贫瘠土壤里带着血性与温度的欢腾,那份在深沉寂静中放飞希望的庄重,却再也寻不见了。烧火龙的电光特效再华丽,也缺了那铁水灼背的悍勇;烟花再绚烂,也少了那皮纸灯笼,一团小心翼翼地呵护着的、活的火焰。